

第七十二回 天子見表心不悅 林公失陷護國寺

話說眾役出了轅門商議道：“我們如今想個甚麼法拿沈廷芳？他躲在深宅大院，叫我們怎麼入內？又比不得平常人家，他是堂堂相府，怎生去拿他？如今限我們三日到案，如何是好。”眾人道：“我們四個人前去，你們祇在後門等著，前門再著幾個。”眾人議定。四個公差奔相府而來不表。

且說沈廷芳，聽說拿了沈奎、沈高前去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“這個瘟官，如此大膽，我府中家丁如何拿去？”忙差人到轅門打聽。次日，回報說：“大爺！不好了，昨日四個公差是來捉大爺的，因花大娘受不住刑法，招出大爺害死花有憐性命。今日又將宋老爺踹了一夾棍，招出大爺修書，叫他摧斬。又把沈奎、沈高每人一夾，招出大爺在府。又吩咐全班人役前來捉拿大爺到案對審。”沈廷芳聽了這一句話，正是：

頂梁門飛去七魄，泥丸宮走了三魂。

半晌方纔開口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，這個瘟官到如此放肆，氣殺我也！他還是我爹爹的門生，這等可惡，竟差人來拿我。”走入後堂，將此言告訴太太。太太聽了也就大怒道：“這個畜生，如此無禮。”叫道：“我兒休要害怕，你在內裏住著，看甚麼人進來拿你？自有為娘做主。”太太與沈廷芳論定。這日按下不表。

且說四個公差，來到相府門上叫道：“有人麼？”門官問：“是做甚麼的？”差人道：“我等奉經略大老爺差來的，請你家沈大爺說話。”門官道：“我家大爺久已進京去了，不在府中。”四人道：“我們是奉差來的，今日之事概不由己，如今你家大爺不在府，我們不好回話，祇好得罪你老人家，到大堂上回聲大老爺罷。”一頭說一頭就動手扯那門公，門公心急大叫道：“你們少要在此放肆！”

正在吵鬧，祇見沈連、沈登二人從裏面跑出來，不知甚麼事情，走到門口一聲吆喝，“你是甚麼人敢來相府放肆？”四個人見沈連出來，也不做聲，扯著門公同沈連就走，沈登見事不好，往後就溜了。四個差人把二人拉出門外，旁邊閃出同夥諸人，不由分說，鎖了門公及沈連，飛奔轅門而來。林公方纔退堂，眾人商議寫了手本投遞。林公批示還到相府拿人。且等沈廷芳到案對詞發落。眾人看了大人批示，又到相府捕守，仍去捉拿沈廷芳不表。

且言沈廷芳又見拿了門公，並沈連去了，心中好不焦燥，罵道：“這個瘟官，真正該死！怎麼亂拿我家丁？”吩咐將大門關了，家丁祇得關了大門，到第二日。又聽得後門有人，吩咐後門鎖了，真正堂堂相府弄得關門閉戶，眾人那個還敢出來。

話分兩頭，再表差官奉了經略大人之命，進京拜本。這經略之本非等閑可比，即刻傳進不敢遲延，忙把本章接著，交與內官。內官接了，擺在御案，皇上見了大悅，朕恩賜林璋出京，許久不見奏章，今見本上有扇子一折，知必是拿的要犯了，要朕降旨拿他。於是將本看完，好生不悅，暗道：“林璋乃大才之輩，朕向日賜他扇子，原說王子貴戚不能拿，他將扇子貼了一頁，朕好降旨拿他。這花有憐一個光棍也將扇子貼本章，朕就賜他一百柄扇子，也不夠他用，以此看來，是無用之才了。悔朕當日，誤用此人，將本擱過一邊，也不將扇頁在心上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眾差人拿了沈府幾個家人，他就將前後門關閉，無處捉拿，祇有前後緝捕，不覺三日限滿。眾役投了一個手本，求大老爺寬限。林公寬限一次，眾差人日夜不離相府，緝捉沈廷芳不表。卻說林公在私衙與湯彪商議道：“本章進京久不見諭旨到來，倘得旨意發下，就到相府拿人，雖花有憐已死，若得了沈廷芳就可以結清馮旭一案。”湯彪道：“再候三日看。”

林公道：“前日海州百姓有公呈，說護國寺水月和尚好淫不法，我想那有此事？趁此閑暇，同你私訪一回。如果是真，必須與民除害。”隨叫中軍進來，吩咐道：“本院私訪海州一案，不可洩漏，爾等照常辦事，速備小舟一隻，泊在河下伺候，再備大船一祇，喚妓女二名，扮作良家婦人，先往海州，候本院到時，自有布置。”中軍答應，即時備辦已畢。林公與湯彪在船上談些閑話，不覺到了海州。見那祇大船早已到了，林公過船，妓者迎接。林公道：“你二人祇稱我員外，到此求子，不可洩漏機關。”二妓者答應曉得。隨叫了三乘小轎子，二妓者與林公坐了，竟奔護國寺而來。

不一時，到了山門，眾徒見有客來，忙報與水月和尚。林公下轎與二妓者進寺，方丈水月迎接，見禮已畢，入座。水月和尚道：“尊姓大名？到此何干？”林公道：“在下姓章，表字雙木，字住山東，年過半百，尚無子息，聞得寶刹神聖有靈，特帶二妾前來，乞求子息。”水月和尚道：“若要求子，心須虔誠，住在小寺，早晚叩求，斷無不應驗之理。”吩咐備齋款待，林公無事，自己散步走至靜室。祇見四壁詩畫帖滿，靜悄悄不見一人。隨身坐下，祇見一張香幾上，擺著一口銅磬，磬槌在旁。林公想道：此處又無佛像，擺這個做甚麼？拿起磬槌當啷打了一下，祇聽咿呀一聲響了，就打開兩扇門，走出八九個女子來。林公一見大驚，那些女子一見不是和尚，齊聲說道：“你這客人，此地不比別處，有性命之憂，還不快走。”林公聽了此言，嚇得魂不附體道：“你們這些女子為何在此？”眾婦女道：“我們俱是奸僧淫盜而來。”說畢關門進去。林公欲待再問，祇見門已關閉，於是出了靜室，一路思忖，誰知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那水月和尚的徒弟，在外聽見磬聲，連忙報與水月。和尚水月道：“莫放走了，今夜結果他就是了。”晚飯後，水月道：“請員外與二位夫人在靜室安歇。”又叫湯彪在別處歇宿。林公與二妓者遂同水月和尚來至靜室門首。水月和尚道：“就請在此處罷！”林公見有許多客床，水月和尚別過，將門關鎖，忙喚徒弟們快將我戒刀拿來，便從地窰裏上來殺林公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